



BAN SHAN DE WU
半山的雾

金 鲤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序

杨尚清

(1)

仅仅利用两个日日夜夜，便经历了几番风雨，几多岁月：硝烟、烈火、悲壮、牺牲，勇者的鲜血与汗水，弱者的回顾与忏悔，更有那人间常情的真情蜜意……

两个日日夜夜，粗读了金鲤为之奋斗十余年的部分短篇，使我更进一步认识金鲤。

读得很累很累。金鲤在作品里呈现给读者的故事，也一定写得很艰苦很累。惨淡经营、旷久跋涉。第一次结集。

(2)

大约在1980年的春季，一个意外的机会里，认识了金鲤，并拜读了他的一篇小说。题目、内容都记不得了，但那调侃的风格却依稀尚有印象。整整十年，我不常见到金鲤，更由于置身“圈外”，也难得读到他的作品，只是近几年，知道他离开建筑行业，去从事专业写作了。但，当年对他初识时的坦诚却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。

十年，不算短的岁月，金鲤却写得不多。就他的文思才华，是可以写得更多一些。然而，他却写得相当扎实。对生活的好恶取舍焕发着他自己的发现意识，不那么随意，当然更不会轻松。生活本身是严峻的，不是无足轻重的儿戏。反映在金鲤作品里的生活，也无不如此。当然，做为人物塑造，对那种游戏人生者，则另当别论。

金鲤的扎实、金鲤的功力，表现在他的视野的拓展，审美力度的展现，捕捉生活的准确，语言文字有自己特色的凝炼。不浮、不躁，平淡得仿佛东北平原的黑土地，则内涵尽在深层的黑土之中。而且，在他的作品中，无不刻意表现出东北的地方特色。就是写南疆前线的《半山的雾》，背景是南方，而人物思想感情，语言习惯，无不充斥着东北“抚顺味”，这也许是金鲤的着意追求吧！北京有京味作家作品，上海有海味作家作品，我东北抚顺为何不能有自己的“味”呢？

有特色才有个性，有个性才为典型，而典型才是美的。

读得很累，却不是晦涩、难懂，而是有内涵，有深刻的意蕴。这不是靠哗众取宠，或在表现形式上玩玩“现代”技巧所能奏效的。形式是在不断变化，但不考虑中国当代读者的现状，不考虑中国民族的特点，只会适得其反。《男人的月亮在水里》、《蕨菜》、《免职》等篇，尤其是前两篇，柔情似水哀婉凄绝的故事非常中国化、民族化。写得真诚，真诚中充满着野性，而把虚伪也写得分外的温良。

金鲤的作品中或明或暗总是贯穿着一颗颗亮点，抑或一条条亮线，给人以无限的憧憬。以爱人之心来理解沟通这个人类世界，《免职》中的队长及死者的父亲之间，惊心动魄，你死我活，然而只用几秒钟，却烟消云散……

读得很累，写得也不会轻松。

(3)

为著者做序，向来是专家学者们的事，而金鲤却执意要我这个“圈外”的平头百姓而为之，不知这又是一种什么观念？不知内里，只好遵嘱，写了以上的呀呀学语。试为序。

一九九〇年 金秋时节

目 录

序	杨尚春
蕨菜	(1)
半山的雾	(14)
男人的月亮在水里	(23)
穷旅	(34)
免职	(46)
井喷	(59)
酒赌	(64)
壮举	(72)
佳肴	(80)
越狱两章	(87)
一分有雨九分晴	(109)
私了	(119)
骑自行车的女人	(132)
科长秦宝华	(143)
网	(155)
门外	(164)
人心似火	(174)
儿时趣事	(183)
后记	(192)

蕨菜

她来那年十七岁，现在她走了，也才十九岁。

她来的时候，单单薄薄的一个小人儿，一双黑布拉带鞋里，装着单单薄薄的一双脚丫儿。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丫儿，屋里屋外的人围着看她。

老楚看着她，想着她大概还没有自己的女儿大，心里不怎么会是滋味，说话就挺温和：

“来，站过来一点，叫啥名啊？”

“蕨菜。”声音不大，清冷冷地。

窗外“嘻”地一声。“蕨菜，能上国宴，能出口日本呢。”

老楚瞪了窗外一眼，又从众多的人头顶上越过去，看到了不远处趴伏着的山岗岗。有一匹烈马挖掌开鬃尾，嘶叫着奔跑了上千里，一下子累了，竟失去了一路的威风，趴在这里。在它的鼻子下面就有了这座城市。城市离大山区并不远，不过三百里之遥。蕨菜就从那里来。

老楚很熟悉那儿的山，二十年前在那儿走过“五七”。他能从满山的野草丛中把各种山菜掐下来：猫爪子、猴腿儿、逛东菜、枪头菜、三叶菜、四叶菜……老楚喜欢蕨菜，不单老楚，谁都喜欢蕨菜。蕨菜是山菜家族里的大姑娘，特别受宠。

老楚先就喜欢上了这个名字。

蕨菜长在阴坡向阳的地方、藏在大山沟里、菜挺硬硬的、直指着天。采山菜时，拨拉拨拉偶而发现了一根就有一

片片扑上怀里，山里人叫那蕨菜排（读Pai）子。掰开一支，马上有嫩绿的浆往外流。蕨菜是美味，是大山受日精月华所造就出的精品。

这样一想，老楚的嗓子仿佛就有点不得劲。他轻轻地咳了一声：“孙二成是终身残废，你——”

“我愿意。”声音很小，因为坚决，就很清楚，只是头俯得更低。

老楚直着眼看她，好半天，又费力地说：“孙二成可是不能——”他没法往下说，叫过女工委员，趴在她耳朵上说了几句。那半老徐娘使劲点头，挤鼻子挤眼睛的笑，扭着屁股把蕨菜领进了里间屋。出来时，她乍乍忽忽地说：“她不明白那个事。”

老楚疑惑地看看蕨菜，蕨菜脸红了。老楚象下了什么大决心似地站起来说：“那好，我领你去。”

刚还炕上地下满屋子人，凑趣逗笑弄得他祖宗奶奶地骂，不知谁喊声“来了”，就“喻”的一声全跑了。

现在就只剩下他，孤单单坐在轮椅上。

他环顾四壁，这间小屋子已经生疏起来，青虚虚地到处一片白。他浑身不舒服。

以前不是这样子。

有一铺小炕，炕上糊着水泥袋子纸，水泥袋子纸卷边起毛。炕上堆着他的被褥，油光光的，永远不用叠，随便拖过来拖过去。

连着炕一个方形的炉子，砖缝之间的泥早掉没了，四处漏风。没有炉盖，上面永远坐着一支炒勺，炒勺永远“疙疙瘩瘩”，不到用时不刷。

地上永远是空酒瓶、罐头盒、洋葱皮、芹菜叶，风过到

处飘，脚踢满地滚。

墙上有哥儿们喝过酒后涂下的非常过瘾的话。

……

都因为有一次闹得太不象话，头头们站在院里碰了一次头：

“给他娶个媳妇还能有个管束，要不咋整？”

“上关里去弄一个，咱们给上户口、给在咱单位在籍、给开工资，就是伺候他，要不咋整？”

老楚说上关里干啥，山里就能有愿意来的，说个刚死了男人的带个孩子的寡妇啥的，岁数大点也行；或者有点残疾象眼上有个玻璃花啥的都行。那几个头头就说，你是工会主席，你看着整吧。

没想来了蕨菜。

小屋子七手八脚地变了个样，黑的黄的土的都让白色盖上了，二成觉得让人活揭了一层皮。大白粉耀眼的白刺鼻子呛，他还极力辨认墙上那被涂盖上的字。

一下子想到有了媳妇，心“秃秃”地跳，这时老楚就领着蕨菜走进来。

老楚把她领到他跟前，蕨菜张口就喊了一声“哥”。二成愣了愣神，瞧着她那单单薄薄的小样，笑了，随便地拿过了她的手。她的手很小很硬，手脖儿上还有一圈一圈的皱。二成摩挲着她的手，她就把腿靠在轮椅上，低着头不说话，用眼角溜着老楚。

这里已是城边。山野把城市挤得只剩窄窄的一条。这家建筑公司面向着热热闹闹的街，背靠着青青的山。

以前，那帮哥儿们看护二成，闷了就给他推到街口。他就吃，有什么卖就买什么吃。吃够了看着过来过去的女人说。

脏话，什么解恨说什么。女人们白白眼过去了，在心里骂。一个残废人，打也打不起，骂也骂不起。他们就嘻嘻哈哈地笑，把那下流腔调脏水一样泼到人家的后脊梁上。

几年了，就这个样子，从他干活时从五楼顶上摔了下来却侥幸没有死开始。他本是孤儿，原来就没有家，建筑公司只好在院里拨出这间房子，派人日夜三班守护他。他成了公司的一个累赘。因公致残，只有养到死才算完事。他只有二十几岁，离死还远。他闹了事，头头们都装看不见，谁也不管，不然，爱是谁是谁，也给你骂得个七窍生烟。

亏得来了蕨菜。

来了蕨菜，也还是每天用轮椅推他出来玩，可是不上闹市，往山那边推。那时太阳比工厂的烟筒都低了，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这是一条土道，蕨菜轻轻地躲闪着坑坑洼洼，车轱辘子来回扭，轮椅的镀铬扶手擦得很亮，反射出桔色的光，在他们脸上闪过来闪过去的。

“蕨菜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咱上街，街上热闹。”

蕨菜就给他讲，山根底有条河，那条河是从她的家乡那边流过来的。那河本叫响水河，在山沟沟里弯弯曲曲的流，从高高的山岩上落下来时，是细细的一条线，落在石头上叮叮咚咚响，汇成了一个小水泡子，泡子里有鱼。她们上山拣蘑菇，走渴了跪在一块平溜溜的石头上喝口水，水稀甜稀甜。有时候嘴唇都能碰着沙葫芦鱼，鱼一甩尾巴能进你一脸水……

二成就睡着了。他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了自己小时候爬大烟筒，一直爬到顶上，天上飘的白云凝住了，烟筒倒剧烈

晃动起来……

“蕨菜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这边风大冷清，那边好玩。”

蕨菜就给他讲她们家的老房子，老房子顶上苫着二尺厚的草，后房檐背着一面山。秋天山里红熟了自己掉到院子里来，冬天冷得不行的时候，猪鸡猫狗都和人住在一块。那时候大雪封山，村里人就去打孢子。孢子最傻让人撵得满山跑，跑一段就站下来回头看人追没追上来，它一回头看，“轰”的一声枪响了……

二成就睡着了，他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他小时候妈妈没有奶，给他打高粱面粥喝，粥太烫嘴，妈妈就用匙舀了在嘴边吹，他吃不着就大声哭……

有时候二成就恼了。

“蕨菜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他妈总把我往山里推，那块有屁可看？”

蕨菜就说这边的山是太光，还矮，不过那也是山，春天也能有山菜。这块的蕨菜一定是那种又短又粗，吃了口苦得你顺着脊梁冒凉气的那种。她说她们山里也有那种苦蕨菜，不小心摘了一根就苦了一锅……

她说着说着就差了声，二成回头看看她说：“你哭啥，算了算了，你爱推到哪就推到哪儿。随你便。”

下一回蕨菜就把拆下的油光光的被里装在盆里，让二成抱着，说上河边去洗。

二成说你真怪，放着自来水不用，倒上河里去洗。

蕨菜说自来水有味、呛嗓子，河水漂得白，盖着松软、

清香。

二成就抱着盆。别人看见了就说：“嗨，二成会伺候媳妇了。”二成看着蕨菜嘻嘻笑。蕨菜低了头，推着轮椅往河边走。停在河边，蕨菜说“哥我给你抓鱼”，就脱下鞋，摆齐了放在轮椅的脚踏板上。她卷起裤脚，直卷到大腿根，伸出一只脚试了试水，就蹬了进去。其实水很浅，只没到她的小腿肚。她弯下腰，把张开的两条胳膊插进水里。一群小鱼顶着水游过来，看见蕨菜的影子就拐了一个弯。蕨菜顺势把它们往石缝里赶，然后两支张开的手悄无声息地往一块合……突然间她欢叫一声直起腰，手里就有一条小鱼甩着尾巴、蓝色的鳞闪着光。二成乐得一拍轮椅的扶手说“给我”，蕨菜挑皮地歪歪脑袋，把鱼横叼在嘴上。那一抻抻长的小东西在她嘴上“噼噼啪啪”地打。蕨菜不理睬，弯下腰又张开了手臂。

二成心里一动。他象是才看见蕨菜那两条裸露的腿，还细瘦，也不白，却招人爱怜。二成的心“怦怦”跳。

二成叫：“蕨菜你过来。”

蕨菜就走出水来，两手团成一个窝举着鱼给二成看。二成伸手去摸蕨菜的腿，蕨菜躲闪一下，抬头往来的路上看了看说：“别，有人看着呢！”二成就说：“我的媳妇，我怕谁看？”蕨菜就不再躲闪。

二成问：“你是不是我媳妇？”

蕨菜望着山，青绿的山已经被暗影吞掉了半个坡。

二成生气地推了蕨菜一下，又问她，“你怎么总管我叫哥？”

蕨菜收回眼神：“别闹了。我得洗被里，要不天黑了。”

那些人还是照常来喝酒，这里是他们的酒窝，蕨菜来了以后，不但没肃静，倒是更招人丁了。

他们一进门就喊嫂子给弄俩菜，我们跟二成喝点。蕨菜就端出几碗菜：一碗切得细细的爆青萝卜条，一碗香椿芽拌着剁得碎碎的蒜末，还有一碟小葱一碗大酱，酱是蕨菜自己在酱缸里下的，喷香喷香的。他们就说嫂子你真小抠，给炒几个呀。他们打开了自己拎来的小塑料袋，装的炸鱼、狗肉、鸡爪子。蕨菜皱皱眉说：“腥蒿蒿的，啥吃头？”就拿来两空碟子，摆在桌上，让他们自己倒进去。她不愿意碰那些东西，说不干净。

纷纷地往炕上爬时，蕨菜拿起炕笤帚往一双大鞋上敲了一下：脱鞋！被打的半跪半爬着仰起脸看了看齐齐整整的小屋，对着二成说：完喽，二成被管制喽。

二成就笑，端起一个盅，仰脖子干了，辣气只串到胸口，再往下没有感觉。蕨菜又皱皱眉说哥你少喝，二成说我知道，又拥了一盅。二成和酒亲，喝起来没够，蕨菜说他不听，就转过脸坐在炉子旁边的小凳上，拿起炉钩子刨地，一下比一下使劲，把地给刨出一片麻子坑。

喝了一阵，说话就不怎么正经，有人就说：“嫂子我问你个问题，春天地里不长苗你说咋回事？”

蕨菜也问：“咋回事？”

“没下种。”

二成气得骂“我操你妈”，把两支胳膊向前挥舞着，要打那小子。那小子知道他够不着，也不躲。

蕨菜就对四成使了个眼色。

四成是二成的弟弟，安排子女就业时随哥哥来的，在队里当抹灰工。四成一抬腿下了炕说，明天还得干活，我得回

去，别弄太晚。

有要走的，别人也就不好再赖着，就都走了。二成还生气，气得掐自己脑袋。蕨菜来拣碗，二成两手抓她的肩使劲揉，蕨菜顺着眼睛不看他。“哥，我贴的苞米面饼子，焦黄焦黄的，趁热吃一个。”

过一会四成又折回来，帮助蕨菜收拾碗，蕨菜说不用你，把桌上那些东西拿回去吃，四成说留你吃，蕨菜说我不吃那些东西。蕨菜至今不会炒菜，只会大锅炖，会做各种精精细细的咸菜，鸡鸭鱼牛羊肉都不吃，也很少吃猪肉。有时候二成吵吵让他去割肉，她还奇怪地问二成：“不年不节，吃肉干啥？”她想吃的东西奇特，她想吃苞米水面豌豆面摊的煎饼，再裹上山菜大酱几根小葱，能撑得肚子腆腆着，弯不下腰。

收拾完碗筷，四成要走。二成闷声闷气地说，“明天休息，领你嫂子上街逛逛。”说着叹了一口气。蕨菜忙说，“我不爱逛合社。”在她们家那块儿，管商店直到今天还叫合作社，蕨菜说时又省了一个字，变成了“合社儿”。

四成是武高武大的一个汉子，比蕨菜还大好几岁，跟蕨菜说话规规矩矩的，一口一个嫂子，他一叫蕨菜就脸红，哼哼哈哈的不敢答应。现在和四成在一起走，蕨菜出气就不均匀，她就不敢和四成并着膀走，总是拉在后边，这样气就喘得平和些。四成就站下来等着她，还说嫂子你走不动了？蕨菜才紧走几步，怯怯地挨着四成走。跟着他走她又觉得气不够用，她就停下来，向道两边摊儿上拽住花花绿绿的袜子和晴纶线啥的打听价。

她没有逛街的习惯。城市没来过，县城去过两次，乱糟糟的没意思。山里的丫头爱钻山，钻进山里心就野。

山里有一种最爱叫唤的鸟，藏在密密的树叶中叫个不停：气气猴、气气猴、气气猴……她就仰起脑袋，撮起嘴唇：猴气、猴气、猴气……最后她“嗷嘶——”一声，一群黄色的小鸟“叽叽啾啾”地飞了，又挪到不远的树上去叫。

有大胆的女伴，敢爬到树尖尖上，叉开腿蹬在树枝上往下端山栗子。她不大敢上树，就在地上跳着叫着指点哪个杈上山枣子多。山枣子雨点一样落下来，她们就一窝蜂上去抢，为夺一枚在地上滚成一团，等骑在身上掰开手，那颗果儿早被攥碎了，青绿的浆汁染了一手。就在一起大笑，笑得打滚，把眼泪涂了一脸，把两支手叉在肚子上叫娘……

那多有意思。

城里没意思，蕨菜来这么长时间就没想过逛街，没意思。

其实跟她想得不一樣，现在她觉着也挺有意思的。她拽住这样那样的东西问，并不想买什么，问完价就回头问四成好不好。二成傻呵呵地说：“凑合”、“也行”、“挺合算”，她就觉得心里痒痒酥酥的，就又拽住别的东西问，让四成回答。

摊主都贼精贼怪，就把发带纱巾弹力袜解下来，举到四成面前，吹嘘他是从广州深圳上海上的货，姑娘小伙抢着买，买回去舍不得穿戴，等结婚那天才用。然后就挤挤眼看着蕨菜对四成说：“掏钱，给她买下。真是的，这么好的姑娘花多少钱也值。”

蕨菜就低了头赶紧走。四成追上她，一看她眼圈都红了，吭吭叽叽地说，“嫂子，你上我家来，我知道你挺苦的……”蕨菜看了一眼他，哑着声说，“回家吧！”

回家路上就想，再也不能来了。

老楚喜欢舞文弄墨，有时候也能在报纸上发表一篇象大块豆腐那么大的文章。他总觉得蕨菜这个事儿能写篇小说，一提起笔来又不知怎么写。值夜班这一晚，他决心给小说开个头。

值班室在二成小屋的隔壁，木制的人字架底下有墙隔着，上面相通。建筑部门自己用的房常常是瞎凑合。

按照他学过的小说做法，他找不着主题。他瞎折腾了隔夜，也听见墙那边瞎折腾了半夜。

他听见二成老牛一样地喘气，“吭吃吭吃地”地象要把什么沉重的东西翻过来一样，又总没有成。喘气的声音就越来越大，喘得人心焦、烦躁，后来就听见蕨菜压低着声音，带着哭腔说：“哥，你别作践自己，你不行，硬要那样干啥……”

二成“咄咄”地敲着什么喊：“蕨菜，苦了你，你不该跟我这个废物——”声音又一下子模糊不清，被什么东西堵了嘴。

“哥快别说，不怪你，我自己愿意的。”

二成大声嚎起来。这声音在夜里听着让人发痒。猛地又停了嚎，倒听蕨菜尖叫了一声，然后又是一声，一声接一声，最后不叫了，颤颤地咬着牙说：“哥，抓吧，咬吧，我挺着，只要你心里不憋屈……”

老楚的眼泪涌出来落在稿纸上，他的小说找到了开头。

四成说，哥，给我舀勺的女工请假了，让我嫂子帮我几天，活挺忙的。

二成没说话。

四成又说，工地不远，让我嫂子勤回来几趟，照看照看你。

二成说：去吧。

蕨菜说：哪儿行，你怎么办？

二成说：我闲着看房顶，数檩子。

还是去了。四成走在前边，蕨菜走在后边。四成说，我让你出来散散心，蕨菜说没干过这活，怕干不好。四成说，啥了不起的活，一看就会。

蕨菜把砂子灰和得又软又腻，用勺子底拍几下能拍出油来，四成用起来就特别顺手，他就说了一句“嫂子你真好”，蕨菜抿着嘴笑了一下，撮起一勺灰来，手腕一抖稳稳地扣在四成刚好伸过来的灰板子上。

四成叉开腿站在跳板上，端起灰板，翻腕子耍出一个抹子花，用抹子尖挑起一条灰来。灰让蕨菜和得粘粘糊糊，扑面似的甩得长长的贴在墙上，用抹子轻轻一赶，就压出了光。四成又说了一句，“嫂子你真好”。象爬进来一条小虫子，十几支肉乎乎脚轻轻地蹬着她的心，又爬过去了。蕨菜心里挺舒服，跟着就浑身燥热得不行。她又急急地舀起一勺灰来。四成看见了说不忙，头一回干这活，嫂子你别累着。

蕨菜舀起灰来一仰头就看见四成两条柱子样的长腿，在自己头顶上叉开着，一挪腿，结实的肉就突出来，一条一条的。两只大手按着抹子，均匀地在灰上横着趟，一抹子趟出七八尺长。她觉得头重脚轻，身子向上飞升，象被那两条硕长的胳膊举上了顶棚。她闭上了眼睛。

四成伸着灰板，没见扣灰，低头看见蕨菜脸色潮红，从来没有过的美丽。他俯下身来，在她的头顶上轻轻地叫着：“蕨菜，你怎么了。”蕨菜一下子醒过了腔，脸涨得红紫，一看四成，也是脸涨得红紫。她惊惧惧地说，“几点了，我得看看哥去。”她拿过一个小桶，舀满了灰，放在四成脚下的跳板上，慌慌地去了。

夜里她便睡不实，过来过去的翻身，翻得二成不耐烦，说你累得不行明天就别干了。她说那可不行，四成那边没人。她就睁着眼睛盼天亮，象小时候正月十五那天夜里盼着早起高跷队进村似的，天就怎么也不亮。

这天早晨她做饭洗碗收拾屋就慌慌忙忙的，心里象长了草，还有点拿东忘西。好不容易挨到把该干的都干了，就把饼干、热水瓶和一本电影画报摆在二成面前，走了几步又急急跑回来告诉二成别忘了吃药。

这一天和四成在一起干活她的话就特别多，她一刻也不停下嘴，怕嘴一停心就闲，心一闲下来就会出事。

她说其实她什么重活都干过，一小就跟大人上山打过柴，她说柴镰赶上割庄稼用的镰刀三个厚，刃可是飞薄飞薄的，胳膊粗的菠萝棵一刀就能削下来，三五镰就是一捆，再顺手割条柔韧山榆梢子当绳……

说着说着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，猛一下停了嘴，抬头看时正见四成也盯盯地看着她，她的心就“卜通卜通”发狂地跳。四成跳下脚手架，张开两条胳膊就按住了她。她低头用头顶抵住他那么宽阔的胸，哼哼着说：不行，四成，这可不行……

到后来在这个院里就看不见了蕨菜，一开始谁都没注意，直到二成又连骂带擻地找头头们要人伺候他时，才又乱起来。

老楚来问二成。二成翻着眼反问：“你问我，我问谁？”公司要撤下人马去找，二成又说谁敢找去就和谁对命。

还是从山里找来了蕨菜的妈。老太太逢人就说：这死丫头崽子，到哪儿能找着这吃皇粮的地方去，从老山沟里爬到这地界来容易吗？她咬牙切齿地说不找她，死在外边活

该。说完又哭，用袄袖子头擦眼泪，反过来还安慰二成，说姑爷是好姑爷，怪就只怪那死丫头人在福中不知福。

她还从山里带来了蕨菜，一把一把地送人。别人说这可是好东西，她说你们城里拿它金贵，在咱们山里一片一片的，摘下来就摘下来，没摘下来就死在山上明年又长出来了。摘下来的也左不过是拿水炸了沾酱吃。

四成再进这间屋，就不敢看二成，低眉顺眼地干点活说几句话就走。那天二成终于叫住了他，叫他近前来。四成准备好了挨二成打。二成眼睛血红血红。四成说：“哥，我对不住你。”二成一下缓过气来，说：“找她去吧，两个人都别回来。”

四成挪不动脚步，二成倒抓着他的胳膊哭了，还说你这辈子有了蕨菜，哥也就放心了，你可不准待她不好。四成也哭，边哭边打自己的嘴巴。

这以后就只剩下了二成。二成不骂人，只望着房顶，也不跟他们喝酒了。来了人只能说几句话就走，热闹不起来。

青虚虚的白墙慢慢地又都落上了土。

听说老楚本来把小说写好了，后来就压在抽屉里一直没拿去发表。